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東度記 第十二回 元通說破靈通關 梵志擴充法裡法

話說這眾人說了些溫和道理言辭，把香爐焚著沉檀速降，往前引導，尊者師徒只得舉步隨行。到了一處，崗子林深，茅屋數楹，眾人請尊者入內。卻早有兩個道者出現。尊者師徒看那道者，打扮得齊齊整整，舉止卻肅肅雍雍，上前恭迎道：「久仰高僧功德道行，今見莊嚴色相，果是人聖。」尊者亦以禮答。坐定，尊者乃問道：「檀越高姓大名？從未識荆，何緣過辱迎待？」只見兩個道者答道：「小道一個喚做巫師，一個喚做賽新園。這四個，一喚雨裡霧，一喚雲裡雨，一喚沙裡淘，一喚膽裡生。」尊者聽得，已知這幾個行徑，平日攔阻過客，劫掠行人，今日如何謙恭下氣，接待我等。想是鄭齊的交契，曾有幾行信寄先容。乃正色問道：「久聞列位洪名美譽，未曾會面，今觀英風偉貌，果是名不虛傳。只是貧僧師徒借行關前，直探大道，望列位關照一二。」賽新園便開口說道：「小道與這幾弟兄，結納契交，只因這膽裡生兄弟，有些小忿到此。如今忿已解去，終日與巫師在此。因見雨裡霧弟兄，雖日日相逢，過往不虛，未免勞憂度日。小道與巫師閒居在此，也虛度了時光。聞二位師父在鄭員外家大開方便，感化有情，伏望不吝慈航，一垂普度。」尊者聽得，一句不答，只把手內數珠兒輪著。賽新園叩問再三，元通見尊者不答，心已明了師意，但新園等不解，便把眼看那新園，貌似蓮花，形同菡萏，不像個五蘊皆空，倒似有百千變化。更見他那三寸舌爽朗高談，把幾個人行藏盡吐。他便指著雨裡霧，向元通說道：「師父，你看我這契弟，他性秉醇濃，情高放達，待人真是識冷暖，行事卻也甚和同。只因他與人過於情愛，壯添顏色，反使人顛狂忿戾，今日請教個解脫，意欲與師父結個契交。」元通答道：「雨裡霧檀越，莫怪貧僧說，你今後一味淡淡相識，薄薄時光，令那受你惠愛的不困，得你情意的不見罪於你，莫造鳩毒傷人，釀作極佳待客，自是人病你。你多與人有益。」雨裡霧聽了，便拱手說道：「師父可謂知己，小子欲與你結個往還兄弟。」元通道：「貧僧出家人，局量褊淺，久已謝絕交情，不敢攀援親近。」雨裡霧聽了惶恐，起身道：「空費了虛文，接待這沒緣法的和尚，不如離了這關，再尋度量大的去也。」乃避席飛走而去。賽新園又指著雲裡雨，說道：「你看我這個契弟，他態度風流，情懷嫺雅，常結交幾許同氣連枝，亦且成就人家佳偶。也只因人為他縱情過度，逞怒勞傷，反使人荒亡多病。今日請教個解脫，意欲與師父結個婚姻。」元通道：「雲裡雨檀越，莫怪貧僧說，你今後只是正心寡慾，保命養神，令那愛你的毋勞其形，貪你的毋搖其精。你勿作邪荒嬌媚，勾引浪蕩春心，自是落花流水，兩作無情。」雲裡雨聽了，便整衣上前道：「師父可謂情深，小子與你結個通家契合。元通道：「貧僧方外人，嗜慾不染，淫私無挾，難做通家契合。」雲裡雨聽了，羞澀滿面，道：「沒趣，沒趣。可惜興頭，空與這和尚講，不如棄了這關，另尋婚媾去也。」乃慚面汗顏而去。賽新園卻又指著沙裡淘說道：「你看我這個契弟，他生來富家大戶，貴重華美，常托付著幾個貪戀儉吝之交，壯了人多少顏色膽子。也只因他勢利炎涼，嫌貧愛富，反令人驕傲的輕狂，窘乏的寂寞。今日請教個解脫，意欲與師父結個神交。」元通道：「沙裡淘檀越，莫怪貧僧說，你今後只如貧賤交情，潔廉自守，勿做孔方兄之勢，免教人間堵物之稱。任人滿櫃盈箱，只當空囊竭粟，自是說伊有禮。」沙裡淘聽了，便和容悅色說道：「師父，足見你語言寬裕，小子欲與你結個忘懷合意。」元通道：「貧僧已超塵外，久處空門，不慕奢華，焉敢趨教？」沙裡淘聽了，斂容屏息，道：「著甚來由，不自安享充饒，與這和尚搶白一場？不如別了這關，附個鄙吝哥哥去也。」乃抱頭竄耳而走。

賽新園見他三個都被僧人參破，使性而去，把手將欲指膽裡生，說他生平來歷。只見膽裡生豎起兩道眉，橫睜一雙眼，大叫道：「師兄不必說我的行徑，說起來，這長老難免一番騰騰火性，直燒岩崩，我敢不能忍一朝忿忿不平，起起心腸。」賽新園只得吞聲忍耐，不敢多談。卻惹得元通和顏悅色，降心縛志，說道：「膽裡生檀越，你莫怪貧僧說。只因你見理不透，不忍一朝之忿，行事欠明，頓發五內之煙，不是傷了交情和好，便是損了頤養天真，浩然空做了暴戾睡昏，一腔盡成了強梁跋扈。萬一遇著英雄豪輩，豈不鼓動彼此開爭？戒之！戒之！少年免淘勿鬥。」膽裡生聽了，笑將起來：「師父你教誨極切骨入髓，真淪肌浹膚，小子實是敬服。欲要與你結納攀援，無奈你坦然謝卻。也罷，既承點化，我也難據此關。別處去投個暴躁心性、不耐的弟兄去也。」急走如飛，不顧而去。

元通見這四人遽然而走，便辭賽新園與巫師，要過關前去。只見巫師向賽新園說道：「我與師兄往日會著的那道徒，雖說逞妖弄法，卻還有些情意，與我們結個師徒交契。今日這長老們，把我們幾個結交，都說得沒興趣去了。只有膽裡生是我個徒弟，他如何也離關而走？」賽新園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如今之計，孤立無伴，在此地無用，不如我與師兄往東趕那道眾去罷。」說了一聲，二人不顧尊者與元通，往關前直走而去。元通見二人逕去不顧，乃向尊者問道：「適才弟子與這幾個阻關之眾講辯，這一番都離開散去。師父以為何如？」尊者但答道：「是你做徒弟的本來，是那阻關的去往。他們既去，我且與你暫留住空宅，明早東行。」

卻說巫師與賽新園離關往東路趕長爪梵志，巫師道：「他們前去已遠，怎趕得上？」賽新園道：「趕路隨路，再作道理。」正說間，只見雲端裡兩隻青鸞飛來飛去，當初原是一隻青鸞，尋取道童，如今緣何兩隻？這一隻，原來是梵志摘的樹枝葉幻化的青鸞，與假道童騎回。兩個拴縛林間，真假莫辨，被尊者解救。那真的，一心要尋道童，未歸海島，在這雲間飛來飛去。巫師見了，便與賽新園說道：「當日在巨龍港我拜梵師，他托我留了幻法，但逢青鸞便教阻攔，莫令東飛。今我與道兄既趕梵師，何不就借鸞作馭去趕？」新園聽了，抬頭果見兩隻青鸞雲端裡雙飛，卻向巫師說道：「好一對青鸞！」你看它：彩翎鋪錦，青翻凌雲，乘風蕭蕭，參差上下，摩空對對，並偶和鳴。雙足直逼翅間，兩眸遍觀宇內。一隻是：海島奉真仙旨迎童；一隻是：樹林被道人變成幻化。他兩隻巧遇有心情，這二人恰逢多里礙。

話說賽新園抬頭果見兩隻青鸞，聽了巫師說話，把手一招，只見兩隻青鸞雙雙飛落在地。他二人各跨一隻，飛騰霄漢，往前直趕梵志師徒。梵志師徒自離了靈通關往東行走，正走間，只見雲端裡雙鸞飛來，卻跨著兩個道士。梵志見了，向本智說道：「罷了，那海島老仙兒來也。」本智道：「來也無用，弟子久已隨師，無心舊業。師父何不仗一法術，使他迴鸞而去？」梵志聽得，付道：「本智既發此念，我且使個神通，把飛鸞攝下，叫他跨鸞的跌下半空。」一口氣望空吹去，哪知假鸞跨著新園，真鸞跨著巫師，真鸞那口氣不下來，假鸞原是林葉，被梵志一口氣，原來還歸原去，把個新園半空跌將下地。也是新園晦氣，跌得頭破血流，及使法術，已遲不及。那巫師跨著真鸞，在雲端裡見新園跌下受傷，忙從空飛下。梵志師徒見了，笑道：「原來是巫師兩人。」急救起新園，新園陡然發起怒道：「我有情奔你，你如何不以禮待，卻弄術傷人？」把眼看那青鸞，卻是樹枝枯葉。他從地上跳將起來，分明是賽新園，卻把臉一抹，就變了個海島玄隱道士的模樣，叫罵起來道：「何處山野村夫，如何把我道童徒弟拐騙前來？」梵志見了，也只道是真玄隱假托新園來尋取徒弟，卻又見巫師近旁解勸。只有本智，他原跟隨玄隱師父日久，雖然被蜃氣妖氛迷亂真元，卻還認得舊師道貌，且付道：「吾舊師道力洪深，大宗正乙，他怎肯跨假鸞被梵師使法跌落？定然是新園使法。他既會弄神通，難道我偏不會？」也便弄法，只見賽新園抹臉假變玄隱，一面嚷著，一面看著本智道：「你是我道童徒弟，如何忘卻舊恩，不歸海島？」

本智也把臉一抹，隨變了個新園，道：「你是哪裡來的無名野道，妄認徒弟？」兩個渾吵亂爭，巫師哪裡分辨真假，只是心疑亂勸，與梵志幫著本智假變的新園，反來說說假變的玄隱。這賽新園見了本智變的卻是自己，笑了一聲道：「晦氣，真渾帳，如何他卻是我，我卻是誰？」只因一笑，就復了本像。本智也笑了一聲，復了本像。

巫師方才明白。梵志師徒都笑將起來，乃問道：「二位緣何跨鸞趕來？」巫師半句不提尊者師徒事情，只答道：「雨裡霧四個離關各散，我與新園道兄思慕師父道范，特地趕來，不意兩隻青鸞飛空，借他四翻遙臨，卻怎一隻枯葉、一隻又騰空而去？」梵志道：「我以假渾真，纏繞他忘歸海島，你今誇真，他見假，自然揚去。只是新園誤跌，反為我等之罪。」新園方知這情節，心方息忿，說道：「弟子二人願隨師父前行，伏乞教誨，乃求不隱。」

正說間，忽見前村路口有個界石，乃是海外印度國五處通道。師徒們往東行去，見一村落人家，彩幡高掛，鐘鼓聲聞，卻是許多火居道人，輪修法會。梵志眾人見了，逕奔前來。道人們見了梵志師徒，便邀入堂中，各相敘禮，乃問道：「眾師何方來？欲往何方去？還是禪宗，還是道教？」梵志答道：「吾門傳教，不論禪宗道教，俱在修行。」眾道人道：「師父既不論何宗教，請問可會甚法術麼？」梵志道：「乍爾相逢，怎便問起法術？」道人說：「我這地方，常常有遊方異人到此，弄甚障眼法，使甚五遁術，因此我等也學習了幾樁，在此輪流作會。若是師父們有甚神通妙法，使一兩樁與我等一看，我們卻也不敢怠慢。」梵志聽了不言。只見本智答應道：「法術我們也會得三兩樁，不知道眾友要如何作起？」眾道說：「我這村裡，人人都知弄法，卻只是一法，不能法裡通法。師父們若能法裡通法，便請試一二。」本智不知，兩眼看著本慧、本定，他二人也不知，卻看著梵志。梵志笑道：「這有何難？」乃向賽新園說道：「此法裡通法，道友知否？」新園答道：「知道，知道。但被假鸞跌損，不能神運，乞借梵師法力顯示。」梵志乃對眾道說：「貧道能法裡通法，就請道友示個法來，貧道能通。」只見眾道中一人說道：「我等請師父示一法。」梵志乃叫本慧：「汝試演一法。」本慧不敢違教，隨演出一法，只見茫茫大海現前。眾道人齊稱：「好大海水！」梵志卻叫：「誰人能法裡通法？」眾皆不應。梵志仍叫本意：「汝能麼？」本慧也不答應。梵志隨把手一指，只見水中一隻老虎咆哮出來。眾道人看見那虎，金睛白額，鐵蹄斑毛，吼一聲，威震山谷；跳兩步，勢搖林莽。眾人且驚且喜。驚的是，惡狠狠狀若撲人；喜的是，氣馴馴形如蹲伏。莫不稱：「師父好法裡法也。」眾道中一人道：「再求一法。」梵志便教本定：「汝試演一法。」本定也不辭，隨演一法。只見騰騰烈燄燒來。眾人齊道：「好大火燄！」便求師父也示個法裡通法。梵志不辭，把手一指，只見火裡一條赤龍盤旋出來。眾道人看那赤龍，紅鬣金鱗，赤須白角，舒四爪，柱若擎天；展雙眼，光如飛電。眾人齊誇齊看。看的是，從來未見火中鱗；誇的是，梵師好個法裡法。」只見眾道人中，又有一個問道：「師父的法裡通法，我等盡見，不知此外更有何法？」梵志答道：「吾法無窮，各隨理現，這才龍向火裡，虎出水中，若要推廣，自有妙道。」本智便向眾道人說：「小道能推廣吾師法外之法。」道人便問道：「師兄以何法推廣？」本智道：「誰能再演出火龍、水虎。小水道試演一法，請看。」賽新園道：「我能演。」乃口中唸唸有詞，只見半空火龍出現，水虎示形。本智把手一指，那龍現處彤雲飛漢，虎嘯處烈風揚空。把眾道喜得聲聲叫喚：「好妙法！」梵志見眾道叫好，便說道：「貧道遊方過此，豈在試演無用幻法，實欲借勢修行。眾位道人不修些有用的道理，卻只教貧道演法，非貧道遊方之本意也。」眾道聽了梵志之言，乃斂手問道：「師父欲借何勢修行？」梵志答道：「貧道說來，乞眾位垂聽。」卻是何說，下回自曉。